

# 西安事變中的馮欽哉

喬家才

## 馮欽哉先生在包頭

三十四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晉察冀邊區共產黨徒，佔領了張家口，切斷平綏路交通，傅作義的部隊被阻，不得東進。緊接着，共產黨又集中十萬大軍，由賀龍統率，於十一月下旬，發動對綏遠的全面攻擊。除了歸化城和包頭兩個主要據點，其他的城市都陷入共軍手中。共軍以主力包圍了歸化城，賀龍親自帶領兩萬人去攻打包頭。在賀龍想來，包頭城裏能够作戰的部隊，不過兩千人，以十倍的兵力去攻打，輕而易舉。一旦攻下包頭，歸化城就成了塞外孤城，傅作義再有本領，也無法保守。負責防守包頭的係綏遠省政府主席董其武，他覺得兵力懸殊，難以抵抗，打算乘着黃昏突圍，返回後套。剛好察哈爾省政府主席馮欽哉先生因為到不了察哈爾，也呆在包頭。我在拙著「關山煙塵記」保衛包頭一節中，曾有詳細的記載，現在摘錄於後：

「察哈爾省政府主席馮欽哉將軍聽到董主席打算突圍，立刻去告訴他：『你絕對不能出城去，一出城，不但包頭完蛋，連你的性命也保不住。現在城裏幸有五百多名中美班的學生，如果你善於運用，這五百多個學生，一定可以守得住包頭。』董主席接納了他的意見，才打消了突圍的企圖。」

『主席！敵人會不會打進城裏來？』那一天夜裏，敵人開始攻城，馮主席左右有一人這樣問

他。

『你聽到馬林槍（中美班學生使用的自動武器）的聲音沒有？』馮主席反問那個人。

『沒有。』

『那麼敵人還遠得很哩，』馮主席告訴他。

『主席！究竟共產黨會不會打進城裏來？』

槍聲緊密，戰鬥激烈，另外一個人又問馮主席。

『你聽到馬林槍的聲音沒有？』

『聽到了，』那人說。

『那麼敵人已經都被打死了，你還愁甚麼心？』

？」

我和馮欽哉先生沒有見過面，我們這位鄉先輩對我訓練出來的部隊，這樣信任，全力支持，令我萬分感激。而我們的學生也不使他失望，終於擊退共軍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三日的兩次進攻。賀龍知難而退，不得不放棄攫取綏遠的企圖。包頭之戰，關係當時的華北局勢，非常重大。而包頭能够守得住，多虧欽哉先生有魄力，有見解，有信心，沉着，堅定，為董其武壯了胆，才得到輝煌的成就，也救了傅作義。所以，有關對欽哉先生不正確的報導，在道義上，我有責任加以解釋和更正。

## 馮欽哉果真來遲一步嗎？

近讀金人傑先生「西安事變中的彭昭賢」，有一節說馮欽哉來遲一步，原文說：

「再談到楊虎城部下的兩個軍長——馮欽哉和

孫蔚如——馮氏因見機的早，在西安事變的當時，就歸附了中央，換得的代價是第二十七路軍總指揮。

「但也有人說，馮欽哉當時的歸附中央，大半是為時勢所迫。原來馮氏所統的部隊是駐在陝西大荔縣一帶的，當張、楊決定發動西安事變後，楊就派他的一名姓張的參謀長到馮部隊裏去秘密傳達命令，着馮率領所部，迅即佔領潼關，以阻止中央大軍的西上。據說，馮接到這項命令後，立即開始行動，不料在馮部尚未進抵潼關以前，中央軍的樊崧甫部第二十八師（師長董釗）已經先將潼關佔領了。

「馮氏在『進退兩難』的情況下，一時頗有走投無路之感，但為了個人今後的出處，也就顧不了老長官的栽培，立刻秘密派人和樊崧甫搭線，歸附了中央。當此緊要關頭，馮氏深明大義，總算難能可貴。

「馮在歸附中央的行動中，為了表示誠意，首先竟把那位姓張的參謀長祭了旗，使這次事變中又多了一名冤鬼！馮的這一突然『反正行動』，在精神上給楊虎城的打擊相當大。楊以後所以肯接受張學良的勸告，同意送蔣先生返京，皆與馮欽哉的反正，有着很大關係。」

四年前我曾寫過一篇「西安事變外一章」，刊登在五九年四月的中外雜誌上，敘述馬志超兄在西安事變時，逃出西安的經過，是三十多年前志超兄親口告訴我的，撰寫時，怕有錯誤，又

和他詳談了一次。他逃出西安，逃到朝邑，就投奔馮欽哉的部隊裏。假如馮欽哉有絲毫問題，他絕不會去自投羅網。和前面但書所說的，頗有出入，爲了便於對照，摘錄幾段：

「不知道是楊虎城猜想馬志超已經逃出西安呢，還是得到確實的情報呢？在馬志超離開西安不久，就派他的軍法處長張依中乘了一部卡車，帶了十幾個武裝士兵，出城來搜索。……」

「張依中到了朝邑，還不知道馬志超就跟在他後面。他心理想想，捉不到馬志超，空手回去，多不好意思。不如乘着機會，做點工作，假如能夠煽動馮欽哉部下脫離馮欽哉，起來響應西安事變，不是功勞也不小嗎？好在馮欽哉的部隊裏多的是陝西人，熟人很多，進行並不困難。於是去找馮欽哉將軍的一位副團長，進行遊說煽動。」

「馮欽哉將軍的副團長郭景唐也是陝西人，同馬志超都是黃埔第一期同學。馬志超到了朝邑，已經到達安全地帶，不會再有危險，立刻去看郭景唐。剛好郭副團長接到那團長的電話，報告張依中運動他倒戈，要他響應西安事變，請示怎樣處置。郭景唐笑着對馬志超說：『我看張依中不是個好東西，他們自己造反不算，居然敢來運動咱們的部隊，你說該死不該死？』」

「最好送他回老家去，可不能讓他再回西安！」馬志超說，郭景唐點了點頭。

從馬志超去找郭景唐這一事實，可知馮欽哉是擁護中央的，並沒有跟着楊虎城造反，要不着「突然反正」。又金文所說楊虎城的張參謀長，可能就是我所說追捕馬志超的張依中。不過張係軍法處長，不是參謀長。至於張的死，是馬志超和郭景唐商量好，把他裝進麻袋包，扔到黃河裏（馬志超兄說的），隨着滾滾黃河東流，也許葬身大海，也許沉澱到黃河河底，並不是馮欽哉爲表示誠意，拿他來祭旗的。

### 姚容軒先生談馮欽哉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前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姚大海（字容軒）先生和馮欽哉先生是同鄉，是很要好的朋友，關係密切。我爲了瞭解西安事變當時，姚的態度究竟怎樣，特別去請教姚先生，承蒙姚先生，很詳細地敘述欽哉先生的歷史，和西安事變時的真實情形，等於給我上了一堂歷史課，獲益良多。現在把姚先生所說的歸納起來，寫在後面，以說明馮欽哉先生在西安事變當時的真實情況。

馮欽哉山西萬泉縣人，家道小康。民國元年冬天，外蒙古依附俄國，宣佈獨立，他正在山西太原師範學校讀書，激於愛國熱忱，投筆從戎，隨山西軍隊赴綏遠征蒙。第二年因袁世凱收買武士英，在上海刺死宋教仁，爆發二次革命，馮又聯絡張漢卿（又名樹幟，山西崞縣人，和曾任晉北鎮守使的張樹幟字漢捷的，是同縣同名，後爲北方軍閥槍殺）在包頭起義，打算殺死孔庚，奪取他的部隊，響應討袁，不幸反爲孔庚所敗，化裝成治病郎中，經窮鄉僻壤，辛辛苦苦，由寧夏、甘肅、四川、雲南、越南，到達香港。孔庚請求袁世凱下令通緝，有「馮敬業（馮欽哉原名）者，乃孫（中山先生）、黃（興）之餘孽」等語。

民國五年，袁世凱帝制不成而死，馮欽哉才由香港至大連，轉往天津，和續桐溪（字西峯）、李鳴鳳（字岐山）等滙合，策劃打倒北洋軍閥。六年，在豫西策動張敬堯的部隊起義失敗，被張敬堯逮捕，幾乎送掉性命。七年在陝西參加於右任先生領導的陝西靖國軍，響應國父在廣東護法，才和楊虎城發生關係。十四年劉鎮華攻陝，二虎守長安，達八個月之久，他任團長，防守最重要的東關。十六年出潼關，參加北伐。十八年唐生智在河南叛變，他在駐馬店和唐部激戰，擊潰唐軍，獲輝煌戰果。十九年中原大戰時，他在陝西，乘機把馮玉祥的部隊逐出陝西。

民國二十二年春天，日本軍閥進攻熱河，中

央一再嚴令張學良死守，但是張的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不加抵抗，於三月三日放棄承德，逃離熱河，日軍遂長驅直入，佔據熱河全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急調第二師黃杰和第十五師關麟徵兩部馳往古北口防守，第二十九軍宋哲元部赴喜峯口，羅文峪兩長城隘口堵擊。馮欽哉雖遠在陝西，因愛國心切，自請馳赴長城一帶，抵抗日軍。蒙委員長蔣公嘉許，調駐平綏路沿線待命。

這一年四月底，日本軍閥因我起而抵抗，不敢繼續侵略，部隊逐漸撤退。國民政府派黃郛爲行政院駐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和日本交涉停戰，日本軍閥提出停戰條件，於五月底，雙方在塘沽成立停戰協定，後來稱爲「塘沽協定」。我軍撤退到由延慶到昌平、順義、通縣、甯河、蘆台一線，日軍撤退到長城，戰爭平息。

### 馮欽哉要求擺脫楊虎城

七月間楊虎城請求將馮欽哉部調返陝西，馮和楊雖然是十多年的患難之交，但是對楊虎城學識淺薄，認識不深，信仰不堅，野心很大，常被共產黨分子包圍利用。馮欽哉屢勸不聽，楊虎城且對馮漸漸隔閡，有分化馮部的企圖。所以，馮欽哉急欲擺脫楊虎城的羈絆，一來可以保全多年友誼，二來萬一楊虎城誤入歧途，馮本人也免受牽連。遂拜託姚容軒先生赴廬山，晉謁委員長蔣公，代他陳述不願返陝的苦衷。姚先生義不容辭，上了廬山，先看到軍事委員會秘書長楊永泰。

「馮欽哉不願意再回陝西，」姚容軒先生告訴楊秘書長：「他託我晉謁委員長，報告他不願意返陝的苦衷。」

「不行！」楊秘書長說：「調馮部返陝的命令已經下達，而且楊虎城爲了此事派李志剛來廬山，現在還住在這裏。況且命令已下，也不好更改。」

馮部調陝不調陝倒是次要問題，姚容軒先生要求晉謁委員長的主要目的，是在代替馮欽哉表明心意，不願意再和楊虎城攪在一起，馮欽哉的部隊希望由中央直接指揮。當姚先生接到由楊秘書長代委員長接見的通知，姚先生想已經和楊永泰談過，沒有再和楊見面的必要。於是在前兩天請鄧文儀報告委員長，說明姚容軒要面謁的原因，很快就被召見了。

「馮欽哉和楊虎城對國是的意見，主張往往相左。」姚容軒報告委員長說：「而且馮看見虎城和共產黨分子很接近，恐怕將來會被利用，所以，不願意再回陝西，受楊節制。」

「告訴欽哉！不可使虎城猜忌。他的部隊可改駐洛陽潼關之間。」委員長聽完姚先生報告，非常高興，這樣指示姚容軒，要姚轉告馮欽哉。經過這一次談話，可說結果非常圓滿。不但馮的部隊改駐洛陽潼關間，不要再回陝西，而且委員長也知道了馮欽哉和楊虎臣貌合神離，馮是竭誠擁護中央的。

後來東北軍奉調到陝甘剿匪，馮部也駐防大荔潼關一帶。二十五年八月間，姚容軒先生赴甘寧青三省指導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事宜。路過西安和馮欽哉見面，詢問楊虎城的近況，馮說：「閻變，虎城和福建方面有勾搭。這一次虎城藉口到上海治眼病，實際是觀察中央對他的態度，是否知道他和閻變有來往。心裏有鬼，疑心很重。」

十月初姚先生任務完畢，返京復命，路過西安，去看楊虎城，楊劈頭就問：「陳立夫先生和張淮南先生訪俄的詳細情形怎麼樣？」

「外交另有人負責，這消息恐怕不確實。」姚先生不知道這回事，這樣答覆楊虎城。

「的確有這回事。」楊虎城眉宇之間好像很高興，認為中央已經聯俄了。也許是楊虎城受了共產黨的宣傳，中毒太深，才有這種表現，終於發動了西安事變。

### 馮欽哉的真實態度

西安事變的第二天，馮欽哉還可以和他的西安辦事處通電話。密令辦事處速派汽車護送省黨部委員郭紫峻（山西崞縣人，現任立法委員）出城赴南京，成了事變後首先脫險，向中央報告西安情況的第一個人。



察哈爾省主席馮欽哉（中）與已故立法委員馮大轟（右）及前中監監察委員姚大海（左）合影。

後來中

央派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入陝宣慰，姚容軒先生同行，到潼關後，轉往大荔，會晤馮欽哉。楊虎城所派的代表續範亭（山西崞縣人，續桐溪的兄弟）正在大荔，勸馮欽哉和楊虎城合作，採取一致行動，被馮拒絕。姚先生說楊虎城又派軍法處長張依中到朝邑煽動馮部楊團長馮擁揚這和馬志超所說的邢團長又有些出入。

委員長 蔣公脫險返京，中央討逆部隊奉命撤退，解除對張楊部隊的戒備。姚先生突然接到馮欽哉求援的急電，說張楊的部隊向他壓迫洩忿，囑速請何總司令敬之援救。經姚先生將馮請求援救的事告知何總司令，下令中央軍暫停撤退，馮欽哉部才轉危為安。待 蔣公處理西安事變竣事，派員告知姚容軒先生，囑他代向馮欽哉致慰勉之意。

現在摘錄行政院長孔庸之先生西安事變回憶錄中，有關馮欽哉的兩段，以證明所謂馮欽哉來遲一步之不確實。

（一）「欽哉對虎城之輕舉妄動，本不贊成，遂密派郭副師長（景唐）、徐參謀長自大荔赴潼關與樊崧甫面洽，聲明該師追隨 蔣公有年，決不盲從作亂，現已不接受僞命，仍固守陝西之朝邑大荔原防。並申明如東北軍串同共匪南犯，決予痛剿，而對陝軍則欲予以收容。」

（二）樊師長第三次來電原文：「限即刻到。南京代行政院長孔、軍政部長何：密。據（四二）郭副師長徐參謀長（十四）先後由大荔來潼關面稱：（1）……（2）本師追隨委坐有年，決不盲從作亂。現集結朝邑大荔一帶，鞏固防務。如東北軍共匪南犯，決予痛剿。對陝軍因關係過深，未便反攻。戰事果起，對陝軍當設法收容，乞轉呈層峯，毋以該軍為念云。郭副師長係黃埔一期同學，在該軍服務八年，一切當可負責。定刪（十五）辰回大荔防次，與馮軍長商洽後，即與職共同通電，擁護中央。馮軍長、郭副師長忠勇衛國，深堪欽佩。」

綜觀前面所述種種，馮欽哉獻身革命，忠黨愛國，擁護中央，在西安事變中，立場堅定，態度明朗，能說他是進退兩難，走投無路嗎？說老實話，馮欽哉要不着楊虎城來栽培，他是個鏗鏘鏘，有聲有色，憑着自己的能奈來闖天下的角色，北方革命軍人中的佼佼者，楊虎城怎能和他作比呢？